



特別
A21
2759
6



鐵花仙史

第九回

陳秋蓬湖亭遇美

詩曰

水色連山色。

花枝間柳枝。

因憐春滿目。

容易病相如。

說這陳秋蓬與水無聲自從月下訂盟花前
設誓之後瞞着父親只說赴社會交或三日

鐵花仙史第九回

昭和十年
一月二十五日
購末

門
號
卷
21
2759
6

或五日必往一遭。情好愈篤，恩愛日深，不覺冬盡春初。一日秋遊在坤化前，假稱要到姑蘇遊學，以廣識力。坤化只道果然，豈有不依秋遊，不勝得意。同樵雲攜了行裝，一徑來至無聲處，潛住。一連五六日，足不出戶。這日因見天氣和暢，叫樵雲跟了，閒步湖堤。花明景媚，春色撩人，覺得獨自無聊。因僱了一隻小舟，渡過湖心亭，遣興上了岸，回頭一望四面

山光平波水色，另有一景觀玩一番。移步登樓，倚欄高望，甚覺爽心豁目。正爾流盼之際，忽聞人聲亂嚷，道遊人站開。小姐上樓來了。秋遊閃在側首看時，四五个管家在前三四个青衣侍女擁着一位小姐上來，只見生得娉婷窈窕，瓊娜輕盈。另具一種雅淡丰姿，十分可意。秋遊不便在樓久覷，只得算計先下樓去。在亭外佇候，那小姐在樓游覽久之，方

才下樓出亭秋透故意迎入恰好打箇照面
四目注視那小姐秋波一轉即便下船却被
不做美的舟人早解攪開去秋透當下魂消
神蕩倚着湖邊楊柳看得呆了見船去遠方
想追問誰宅閨秀奈身子酥了半邊再也不
能舉步忙叫樵雲道你可上前去悄悄打聽
方才那下船的是誰家小姐快來覆我樵雲
道他家小姐與相公無干問他做甚秋透罵

道這狗才總是個強還不快走樵雲笑嘻嘻
的道相公果然要問他姓麼都在小的袖中
秋透道這狗才又瘋病發了那小姐的姓氏
怎麼在你袖中樵雲道實不敢欺方才那小
姐上樓的時節跌下一把金扇小的拾得在
此上有詩畫豈無名姓秋透道既那小姐失
下詩扇何不即將送還却藏在袖裏樵雲笑
道相公真箇是迂腐方才叫小的去問他姓

氏如今現成在扇。又道小的不還。秋遊道好蠢才。去還扇子。他自然感激。那時便好訪其姓氏了。樵雲道既是這等。待小的拿去還了那小姐。省得蠢才。秋遊道。奴才。我是這等說。如今船已遠。那里還趕得上。快把扇來。與我一看便知了。樵雲方向袖中摸出遞與秋遊。秋遊接過。却是一柄湘竹骨的重金雅扇。甚是精緻。正欲展開看。甚姓名。忽背後有人

斗道。秋遊你說往蘇遊學。如何却只在此閒行。今母舅在此。快過來見了。秋遊回頭見是父親。同着母舅馮吉星。忙將詩扇藏過。趨前拜見。原來這馮吉星。乃是坤化的妻弟。原任刑部侍郎之職。新近致仕還家。祖籍揚州居住。向因供職在京。與他姊姊姊丈間濶。故今一歸揚州。卽來探望。以盡親親之誼。兼且欲於湖山之間。盤桓兩月。已到坤化家。有三月

鐘不仙史
矣秋遊因假稱往蘇遊學。在無聲處住了五
六日。故尙不知。這日坤化請吉星湖舫小酌。
停舟於湖心亭。上岸游覽。不期恰遇秋遊。坤
化心甚猜疑。問其不往吳門之故。秋遊把話
支吾道是。那日出門。遇着同袍。再三邀去。會
交故於湖上。擔擱了這幾日。坤化半信半疑。
遂一同下船。正是

天台未訪神仙宅。湖上先教遇葛藤。

說這陳秋遊。一腔心事。因下在父親舟中。只
得丟開。與吉星飲酒。直至日西。一同還家。見
過母親。少不得又要聚談些家常之務。直待
夜深。送母舅去書房內安置了。纔得身子閑
空。悄至自己房中。向袖內摸出那柄扇子。挑
燈展玩。要看那美麗小姐。果係誰名甚姓。好
去尋訪。只見一面畫的。是一枝紅梅。一面乃
是咏紅梅的律詩一首道。

南枝何事艷冰心。粧點韶華別樣春。
晏豈越姬非殢酒。晨妝楚女學塗唇。
香消白雪桃花片。月淡紅樓蝶粉輕。
記得溪頭曾見處。調羹另有最精神。

後寫着春閨偶咏四字。却不見有姓名。因想
道春閨偶咏。是那小姐所作了。我日間見
其美麗。已情不能釋。今閱此詩。真乃是香奩
佳句。宛若其人。可謂才貌雙絕。我陳秋遊得

與爲耦。花朝月夕。好句同吟。卽疏食布衣。此
生之願足矣。可恨樵雲這狗才。悞事日間。若
趕上一問。探知踪跡。豈不事有可圖。如今要
這一柄沒姓沒名的扇子。何用。豈非大海浮
萍。鏡花水月。思之殊可痛恨。秋遊想到此處。
不覺淒楚起來。道小姐。我看你臨上船時。那
一雙俊眼。情有所在。大有顧盼小生之意。這
段相思。致我如何消遣。因又將詩扇展開。道

物留人去。愈覺感傷。見春閨偶咏四字之下。却有一顆小小硃砂篆印。忙近燈細認模糊之間。似瑤枝二字。因快活道。此必是那小姐的芳名了。我明日拿了這扇。到各處去步步。倘老天憐憫我的至誠。或緣分在此。步出那小姐的踪跡來。亦未可知。自商自量的痴想。了這一夜。巴到天明起身。也不與父母說知。也不合樵雲跟隨。獨自一箇拿了這柄詩扇。果然到城中各處去訪。自早至晚。並不見一些影兒。嘆了口氣。只得沒情沒緒歸家。燈下對着這扇。好像見了那小姐一般。說一回讀一回。又嘆一回。直弄得神疲體倦。還要閉了眼。摸擬一回。日日如此。不覺旬日之間。竟害起一場乾相思的病來。慌得坤化摸頭腦不着。忙請醫調治。月餘方得畧畧痊可。然秋遊此情終不能泯。這正是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輾轉反側。

且說那小姐却是誰宅閨秀。這等才貌。原來就是詣闕上書。扶父柩歸葬的夏瑤枝。因廬墓三年。期滿還家。路經湖心亭。深喜山水之勝。就叫停住了船。上岸遊覽。無意中遇見秋遴。打箇照面。不好回視。只得徑自下船。那船却便開行。忙向船縫張看見那生。呆倚柳枝。

注望。移時路遠不見。因想道。不信世間有如此美秀少年。恐潘安宋玉未有加也。但不知腹內何如。然具此秀骨。決非無才之輩。不覺私心羨慕。別有一種幽思。已上眉峰。須臾船抵東岸。一路乘轎到家。且說夏元虛。自被蘇紫宸打了一頓。又吃誠齋擺佈了一場。兩番斥辱。心中又惱又羞。垂頭喪氣的在家中。藏躲了幾月。後見事情漸冷。又漸漸假斯文起。

來這日瑤枝還家。兄妹相見。元虛道爲兄的
因受匪人之氣。在家納悶了這幾時。故許久
不會到山來探望得賢妹。今日賢妹歸來。真
乃志願滿足。只是在山受這三年的清淡。比
前消瘦了一半。實實虧你瑤枝道福薄之人。
自該受些清淡。有甚虧處。但做妹的在山聞
得哥哥羣英社事。大是可恥。昔日爹爹也曾
爲你延師授業。難道竟無半點墨水入肚。不
成自古幼而學。壯而行。今既失學。只該虛心
藏拙閉戶自修。何故反去設盟立社。請人上
門討這沒趣吃。豈不更爲可笑。况爹爹在日。
薄有聲名。今一旦被汝掃地。令人輕薄。不知
哥哥是何心也。這一席話。說得元虛面赤耳
熱。不覺羞變成怒道。別人欺侮我。你也來欺
侮我。難道料得我竟沒有半點墨水的。屁文
章是也。還做得兩篇來的那日。因要做詩。我

却不會學得故一時爭鬧。又非做賊做强盜。敗壞門風。有甚掃地不掃地。瑤枝道。有了墨水。憑他詩書六藝之文。皆可應酬。豈有做得出屁文章。却做不出屁詩詞的。既不能建旗鼓於文壇。又何酒食之多。搖頭擺尾。曾李招張。作此鄙夫之事。我是句句藥言。自今以後。須知過必改。發憤寒牕。以博上進。庶不失先人之志。爲家門之幸。元虛嘿嘿無言。垂頭而出。這正是

本將好語同他語。反把忠言當惡言。

說這夏元虛當下被瑤枝搶白得羞慚無地。心中却甚怒。一日早晨。單純來到來。元虛忙出相見。純來道。如此艷陽天氣。何不同去湖上。各到處步步。却只在家中用功。元虛道。有甚用功。日日納悶。近來聞知藕花居水無聲。長成得越發標致。今早正要來約老先同去。

散散悶純來道兄去訪他還是嫖飲還是嫖
宿元虛道宿必飲飲必宿老先何一言而彼
此其說也純來道原來兄還不知這小娼近
與陳秋遊梳櫛兩情甚篤只肯陪酒不肯伴
宿若要強逼他時身佩利刃就要自刎故爾
小弟是這等說若只飲酒淘情儘可去得如
要去嫖宿此又何苦乃爾元虛見說哈哈大笑
笑道我道怎的原來如此這箇但請放心量

他決不肯輕生我也決不去償命這無過是
妓家騙人的常套自古以來老先曾見那些
妓女人家出了幾箇黃花烈女造了幾箇貞
節牌坊若具如此心腸就該于歸秋遊而成
室家之好這才是從良的義妓豈尙留連於
烟花爲他人侑酒此情之真偽見矣不敢欺
說那花花柳柳風月場中再不能瞞過我學
生的只這一少話說得畢純來連連點頭

是耶是耶不錯不錯那些枕邊立誓剪肉香
疤可知都是誘人之法吾兄議論透徹可爲
嫖鑿兄妙人也去必得趣小弟奉陪亦覺有
興元虛卽留純來便飯過了兩箇一同出門
高高興興的來到藕花居入得門來正值無
聲曉粧初罷在堂前澆灌那欄內的牡丹忽
見二人步入無聲認得元虛是箇無賴公子
急欲避時早被元虛一眼瞧着叫道有客相

訪迎接才是怎麼反欲退避無聲無奈只得
上前假陪笑臉迎入坐定道茅舍荒涼不知
二位貴人到來有失遠迎爲罪元虛笑道一
晌不見水姐果然又俏了許多聞得近與陳
秋遴梳櫛了却就忘記了我夏元虛也忒薄
情水無聲見說杏臉微紅低首不言畢純來
道水姐不來罪兄薄情久不過訪兄反罪水
姐薄情怪不得水姐有些着惱元虛笑道不

必着惱設東陪禮何如便向袖中摸出一錠銀子叫湯保說道與我去辦些甚麼東道來湯保笑道杭州的常饌無過是燒鷺羊肉石灰湯那里用得這一錠銀子元虛道石灰湯豈是我相公吃的可去沽些惠泉三白或是綠荳酒蜜淋漓香雪燒都好吃得我相公醉了與你家姐姐才有些興湯保道聲曉得却掩着嘴笑了出去少頃席備三人坐定無聲

見此俗氣甚是厭煩無奈勉強持盃然亦只是低頭嘿嘿畢純來道水姐爲何今日悶悶不樂想是不耐煩小弟在此小弟先別去了元虛道老先又來不在行了這正是水姐的多情這叫做盡在低頭不語中既是水姐不樂待我動起樂來因向壁上取下紫簫在手道水姐向高音律學生班門弄斧休得見笑因將那簫橫捏而吹湯保在旁笑道相公橫

了。元虛方知錯認了笛也。笑道：「怪道沒處下手，因復直吹，可霎作怪，再也吹不响，畢純來笑道：『爲甚用了這一把氣力，竟像吹火筒一般不响。』」一响，難道又是甚盡在低頭不語中不成。元虛道：「老先，你不知音律之妙，這就叫做蕭管兩頭空。吹响一半功，如何性急得來，慢慢地自能作响，因復用盡平生之力，搯了半日，方才吹响，吹了一回，畢純來道：『吾兄妙』」

音是那里傳來的，喚甚牌兒名。這等好聽，真乃响遍行雲廣陵絕調。元虛道：「學生幼時從一業師，乃是蘇州人，吹彈得好，傳授學生這一調，叫做鬧五更是諸曲調中第一箇大牌兒名，說得無聲忍笑不住。元虛道：「如何只這一吹，吹得水姐快活了。」畢純來道：「少刻吾兄在陽臺之上，想水姐還快活哩。今酒已酩酊，天色將暮，小弟先別，省得擔攔吾兄好事。元

虛道天色還早。何妨再飲幾杯。無量道二位尊居都在城中。此去歸路甚遠。倒請趁早回府。此地有與不妨再來。若欲枕席之歡。妾已對天立誓。決不爲此。倘以威勢相逼。身有利刃。唯死而已。伏望存君子之心。是妾之幸。元虛見說。笑道。水姐是何言也。誰不知你與秋遊情好。他是布政之子。我也是吏部之兒。有甚不知。他枕席得我。偏枕席不得。何厚於他。而薄於我。這是明明欺我之談。你將這死來嚇我。我就怕了不成。畢純來道。水姐雖然不是。夏兄亦不須動惱。自古事實則圓。或是水姐怪兄來意倉卒。不處亦未可知。無聲道人各有志。豈得相強。二位請便。賤妾失陪。說罷起身入內。畢純來意欲上前勸諭。早見門已閉上。氣得箇夏元虛一腔高興。如冰投炭。不覺大怒起來。嚷道。莫說別處。就這杭城妓女。

我夏公子也不知嫖過多少。從不曾見這小
娼。敢如此放肆。你這娼根是幾品大的。這般
做作。正在發話。只見鴛母走來請罪道。二位
相公老爺不必動惱。千不是萬不是。是我家
這小娼不是。因老身從幼嬌養慣了他的性
子。所以不識世務。連老身也壓他不下。乞相
公們寬恕他。元虛道。放狗屁。既是這等嬌養
就該王孫公子。一夫一婦的去了。還要開這

門戶。怎的難道你這下賤娼家。倒比我公子
爺高貴些麼。只說得一聲失陪。竟跑了入去。
這等可惡。明日我先叫些小厮。打得你一箇
雪片。再到當官去處置你的罪。才見我夏公
子手段。鴛母道。這小娼與陳公子交好。兩
箇立誓。一箇要娶。一箇要嫁。竟害了失心瘋。
所以這等。單老爺還是要你做做勸善大師。
凡百看老身薄面。單純來道。你女兒忒沒規

一鏡花仙史
矩如何教夏相公不要着惱。就依你說也該
柔聲下氣。委婉回覆。怎便像魯男子閉門不
納光景。他公子生性。難道受得此氣。况門戶
人家來的。都是主顧。那里守得這貞節一字
的。依我之見。落得賺些銀子。陳秋遴他。一箇
布政的兒子。怕沒有鄉紳大老千金小姐爲
配。來娶你門戶人家的女子爲妻。况他還有
父母在堂。也由不得自己主張。哩。等待得人

何不稱老娘

老花殘。那時悔之晚矣。你老人家還不自放
出箇主意來。倒說嬌養慣了。只這一席話說
得鴛母頓口無言。低頭嘆氣。元虛道。他明明
把陳秋遴壓我欺我。陳秋遴娶得難道我夏
元虛就娶不得了。身價銀兩。一千五百也是
看得見的。一頭說。一頭向畢純來丟箇眼色。
畢純來早會意。便將鴛母衣襟一扯。招他去
外面打話。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翠被機緣淺。

催教跨綵鸞。

只因這一打話有分叫半載夫妻分散。十年
父女重圓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讀此書者無賢無愚莫不謂下回妓
館飛仙是爲青樓人吐氣。吾則謂下回之
吐氣顯而廓猶未若此回之吐氣隱約而
有致。蓋迎新送舊盡解銷罵門戶中人之

無情乃我不知其反躬內考畢竟自居何
等也。我想晨起披衣旦旦信誓猶未絕口
眞若唯此間樂者俄而出門遇美旋又神
魂俱攝以病繼之。夫天下多美婦人而我
之神魂不能兩用。豐於彼必嗇於此。然則
陳秋濠者曾何異眼角傳情卽轉眼不復
相識之妓乎。此作者微意而入下無聲閉
門拒客株守待兔不啻不肯二色之義烈。

鐵花仙史
漢正所以與上形擊者固自易見至其寫
夏畢兩人與前蘇王陳一樣詼諧打諢而
雅俗迥殊是其筆妙尤有兼畫比風雲漢
兩圖之絕技也

鐵花仙史

第十回

水無聲妓館飛仙

詩曰

楚館停歌舞。

秦樓罷管絃。

驂鸞人已去。

砌草自芊綿。

說這畢純來因見元虛之言有欲得水無聲
釣意思便將鴿母扯到外廂對他說道我方

才之言都是好話你不要錯了主意這箇夏公子揮金如土極是仗義疎財的你女兒若嫁了他真乃一生吃着不盡的造化就是你老人家下半世亦有靠托。錯了這箇喜神只怕再尋不出第二箇夏公子了。鴛母道我非不知夏公子是箇喜神奈這小娼一心只在那人身上若逼他另尋配偶就要尋死覓活所以連老身也奈何他不來若夏公子果然

要他除非怎樣設箇法兒斷絕得陳秋遊往

來方妙。畢走物純來道只要你肯這箇倒請放心

因附耳說道陳秋遊的父親與我極是相好

只消我去淡談的幾句說話包管不收再來

若事體成就我畢老爺是不來想你謝的原才一名鴛

母笑道若得如此背出畢老爺之賜怎說這

話自然加一奉酬若是聘金五百謝儀竟是一箇元寶畢純來道這箇把元寶也不在我

老爺心上成就了你們的好事。倒是我老爺的一樁陰騭。物以類聚不然惱了這夏公子。他有錢有勢。你門戶人家把鷄子去迎石頭。如何做得對手。那時弄得箇七死八活。就是陳秋濤。我方才所說的有父母在前。由不得他自己主張。這正叫做他子跌一交。兩頭不着實。你家女兒年紀小。還不知這些利害。如今依了我的言語。好好去勸諭他回心轉意。就是他的

造化到了。所說聘金五百。也不爲多。待我與夏公子說着。鴛母道道。畢老爺之言。老身無有不依。但這小妮子。老身自幼費了一片心血。那五百之數。是分毫難少的。今日天色已晚。不敢屈留夏公子。他還怒氣未息。畢老爺再要你好言勸他回府。畢純來向元虛道。天色晚了一同回去罷。元虛道。老先生請我坐在此。怕這小娼不出來。陪我睡。看他這幾

金木仙身
間房子住得穩住不穩。鵝母陪笑道：「夏相公請息雷霆之怒，小女若得伏侍了夏相公，日後正要夏相公照拂哩。」怎說這話？元虛道：「不受抬舉的，誰希罕他來伏侍？」畢純來一把扯了元虛道：「凡事看弟薄面，且請回府。」一徑扯着出門而去。正是：

鷲飛戾天。

魚躍于淵。

霄壤曠隔。

勉強糾纏。

說這畢純來與元虛一路說道：「方纔小弟如此這般才說得那婆子心肯，要想我替他設箇法兒，斷絕陳秋遴的往來。我說這箇有何難哉？只消我在他父親面前幾句說話，再也^不來了。」那婆子說要千金身價，小弟已許他六百。^不他還嫌少，吾兄還是如何？元虛見說，依允不勝喜悅道：「晚生內室乏人，每受舍妹之氣。今蒙老先鼎力玉成此事，極所感激，但六

百金也不算少。他還嫌輕。老先面上就再添

敗家子負不辜

一百何妨。只是斷絕秋遊之說。倒有煩老兄
明日卽爲一往。畢純來道。目下秋遊臥病在
床。就遲些亦不妨。倒是水無聲這女子。年紀
雖小。性却古怪。恐防作急不來。也須緩緩的
圖他箇心允。元虛道。老先所諭。雖是但從來
女人水性楊花。那里把持得定。不過一時之
氣。他見秋遊不去。自然也漸心冷。兩箇說話

之間。不覺已到。元虛門首。元虛邀住。道。天色
已黑。此去老先尊府。尙有三里之遙。就在舍
間草榻。明早回府罷。畢純來道。只是取擾不
當。元虛道。老先又來客談了。晚生家釀新熟
與老先挑燈共酌。惟勿罪褻瀆爲幸。一頭說
一頭手携着手。一同進內。也不向前廳客座
竟至元虛書房。兩箇夜膳之間。少不得又將
日間的事情。說說笑笑。直至更餘酒醉方睡

金瓶梅
次早畢純來辭了元虛歸家。又過幾日。不期事有湊巧。畢純來有一箇表兄。叫做李之生。却是兩榜出身。在都選了福建福州府知府。赴任過杭。因上京候選時。許下天竺香願要完。遂借畢純來家中住下。畢純來無奈。只得破鈔補款。不想杭城之中。李之生的同年故舊甚多。一住下了。每日去東西拜望。不能起身。嚼得畢純來暗中叫苦。這日恰值陳坤化

也來拜望。亦係李之生同年。畢純來觸起元虛的事情。亦整衣出見。少不得先是李之生與坤化開談。彼此各道想慕之意。李之生道。老年兄名成勇退。訓子抱孫。正在極樂世界。晚弟猶僕僕風塵。良深內愧。坤化道。弟壅腫無能。愧叨天祿。故謝職歸休。作一田舍翁耳。畢純來便接口道。只待令郎秋兄高發。老先生卽是太封翁矣。但令郎世兄這一晌少會

想必是在府用功。坤化因嘆了一口氣道：生子不肖，日事嬉遊，近有病在家，畢純來假意吃驚道：原來抱恙在府，不是晚生多嘴說。令郎少年，老先生嚴防他，纔是坤化道：小兒有甚事情，畢兄必知其詳，乞爲弟明白一言。李君子之生笑道：舍表弟愚直，太覺語言唐突，望年兄恕責。畢純來正色道：豈有此理？表兄相知，卽晚生相知。今秋兄有病，事關性命之重，豈

可不以直告，使陳老先生不知病之所由來乎？坤化道：畢兄愛我忠言，何有唐突？竟請據實賜教。極所感荷。畢純來道：令郎秋兄非有他故，因近來與湖上一箇妓女，叫做水無聲，兩情甚篤，更可笑者，竟對天立誓，約爲夫妻。令郎少年情性，那曉此輩利害，他不過是騙汝財帛，耗汝精神，廢汝舉業，非徒無益，而爲害實甚。老先生再不約束，所憂寧止於此乎。

坤化道原來有此情節。怪道未病之先假稱往蘇遊學，却又仍在湖上。那時弟就有些疑心。由今回想其迹顯然，若非畢兄言，不肖終入下流矣。從今總不放出戶，就是畢純來笑道事雖如此，令郎聞知必切齒於晚生矣。李之生道：既有這事，賴此直言匡救。秋兄雖怪年兄必然喜悅。坤化道：畢兄之於小兒，實有再造大恩，豈得見怪，還當率領拜謝。三人又

說了些閑話。坤化作別回家，也不說破其事。只不許秋遴出門，防閑甚緊。秋遴病愈後，想要藕花居去，會會無聲，怎奈寸步不容他展動。明知有人放了風，却亦無可如何。只是日日呆坐納悶而已。這正是

隔斷紅塵三千里，白雲明月兩悠悠。
且說夏元虛在家候了幾日，不見畢純來回覆。心中猜疑不定，只得起箇早來，至純來家

中值純來尚未睡起。在堂前坐了一會。吃過了茶。纔見畢純來。緩緩踱將出來。道：「夏兄爲甚來得這等絕早。使弟有失迎送。」元虛道：「數日不見。心若懸旌。拜託云云。未知曾往一說否。」畢純來道：「不要說起。從那日別兄返弟。不料次日。有一舍親。選了福州知府。京中出來。在舍擔攔拜客。忙了這幾日。直到昨日才去。」元虛笑道：「這般說。老先壞鈔了。」畢純來道：「小弟壞了鈔。秋遊的事。倒替吾兄說割絕了。」元虛道：「老先貴忙。怎又得暇而往。」畢純來笑道：「往是未曾。倒是他來相湊。坤化與舍親。却係同年好友。這日來拜舍親。小弟因兄之事。在心。故亦出見。於言語中間。漸漸說及秋遊。被我幾句利害說話。說得那老頭兒目瞪口呆。十分相信。這番回去。眼見得秋遊是不放出門的了。豈非事已割絕。今日正要來報吾兄。」

不期吾兄先降。元虛道：秋透之事雖行，無聲之心未妥。還望老先終始玉成。明日懇駕一往藕花居，訂定佳期何日，好送聘金過去。畢純來道：這又非門當戶對，何必問名納采，擇吉完姻。只須明日攜了那七百兩頭，却得小弟親往，問那鴛母與無聲肯允。即將白物交兌與鴛母收下。這無聲就是兄的了。要遲要速，皆出諸吾兄之意。何須問他。元虛點首喜

笑道：老先尊論不差。但是有費老先往返神思，奈何。總之酬勞有日。畢純來笑道：妙哉。吾兄之言也。然雖如此，與兄相知，那里論得勞與不勞。只要吾兄異日高發垂青一二，就見盛情了。兩箇又說了些閑話，方才分手。次日畢純來到元虛處，取了七百兩銀子。自己瞞下三百，把那四百用拜匣盛着，叫自己小廝拿了，一徑來至藕花居水家。恰值鴛母立在

門首相見了一同入內。畢純來笑道：我老爺的計策如何？陳秋遴這幾時來也不來？鴛母道：陳秋遴果然不來，倒是我家這小娼心迷意執，由你千言萬語，竟抵死不從，奈何？畢純來道：你怎的說法？焉有不從之理？鴛母道：我說吏部夏老爺的大公子，極是風流慷慨，他室內乏人，欲將千金聘你，可依我做娘的，允了這頭美滿姻緣，便是你自己一生受用。他

說此身已屬陳公子，決不違盟另嫁。老身又好言勸他，道：陳公子少年生性，不過一時高興，他有父親在前，怕沒千金小姐作配，却來娶你為妻，況他許久不來，早已負你熱心，何苦還要執迷不悟？這夏公子意思真切，要是有情，還是依我說話允了罷。那小娼說：道：陳公子目下臥病在家，因此不來，即使他負我，我決不負他，若欲別嫁，有死而已。畢老爺你

想這小娼如此倔强，叫我如何處置。畢純來道：豈有此理。這等小小女子，懲治他不下。媽媽，你也忒沒手段。若是依我的主見，不怕不從。你是他的母親，婚配都要由你，豈有女兒自己主張的。我畢老爺在夏公子處費了許多唇舌，只肯四百之數。今日現帶在此，你若依允，竟自收了，落得賺這四百兩銀子。就是你女兒目下倔强，到得嫁去夏家，吃着甜頭，

自然心悅意服。他若必竟倔强，你何不放出皮鞭的手段，螻蟻尚自惜命，怕他真箇死了。打過之後，再將好言勸諭，勸諭不從，再打。這叫恩威並用，不怕不區區的伏着。鴛母連連點頭道：畢老爺說的不差，原是我自己做得嫩了。以致這小娼粧嬌撒痴，自今以後，老身就用水火煉煉這小娼，不怕他飛上天去。但所說的是五百，如今却只四百，還要畢老爺

金口勸夏公子添些。畢純來道：夏公子只肯三百，是我再三說了，才肯四百。如何再添得出際非就將媽媽所許我老爺的謝儀，一發明不受分毫不要算做添了你如何也完了我老爺一情好事說罷，向跟隨的拜匣內取出來交與鴇母道：真紋足兌請收。了。只要與我一箇執照去覆夏公子，明日好來要人。鴇母見了這一拜匣白晃晃的銀子，不覺歡喜道：畢老爺金面只得奉讓一百，但這執照老身又不曾寫字，却去央誰畢純來向袖中取出一箇大紅全帖來道：婚書我已寫在此，只要媽媽畫押。鴇母道：老身不識湖南淨的，還望畢老爺念一遍與老身聽聽。畢純來高聲念道：

立婚書親母水氏今有生女永無聲年十六歲七月初七亥時建生憑媒說合與夏公子爲室得聘金七百兩此係

彼此情願永爲秦晉之照

畢純來念畢鴛母道聘金只有四百却如何寫是七百畢純來笑道此乃夏公子的主見怕你回贖之意故特多寫三百鴛母也笑道出嫁女兒那有再夫回贖的道理這也過於小心了因又指着爲室兩字道這里爲何空了一字畢純來被那一問倒慌了一慌原來這也是他奸猾處好等元虛側室次室隨意填寫的意思便隨口掩飾道室是夏公子的室理合抬頭尊他今空一字也就算做抬頭了鴛母笑道原來這種道理因將筆去下面書了一箇十字花押畢純來收來袖了鴛母亦將銀兩收入治酒欸待直吃到下午畢純來別去回覆夏元虛準備打轎抬人不提且說鴛母送了畢純來起身進來笑向水無聲道今日吾兒喜事到了爲何還是這般愁眉

不展的無聲道薄命之人有何喜事。鴛母道：爲你終身大事做娘的費了許多神思。今日畢純來老爺爲媒，已將你許配夏公子爲室。方纔聘金四百兩做娘的已收在此，豈非喜事無聲道：原來如此。雖是母親好意，但孩兒與陳公子訂盟在先，母親受夏公子聘金在後，豈有負其先從其後者乎？望母親成就孩兒之志，早早璧還。夏公子聘金，鴛母笑道：痴

妮子，那有收了人家聘禮，再送還得的？況送舊迎新，是我衙衙人家的本等。那里論得先後守得貞節的？且陳公子有父親在前，豈能由得他？你是聰明人，好好依做娘的，明日就是你的佳期了。無聲冷笑道：既母親這般執意，孩兒死期近矣，再無別說。鴛母見說，怒道：這小媚真乃不受抬舉。做娘的無過是好意，善言善語來勸你，你倒如此執迷，難道不怕

錄花仙身
我那皮鞭的麼無聲道寧可死於皮鞭之下
決不易志別嫁鴛母大怒道這小娼動不動
就把這死字來挾制我如今請試試我的皮
鞭看你死得成死不成一面罵一面便將無
聲衣服剝去將皮鞭亂打可憐柔嫩肌膚怎
當這老娼狠毒霎時遍體青紫正是

寧將弱質迎鞭朴 不抱琵琶過別船
說這鴛母正在白雲留痛打水無聲只見湯

保走入說道外面有一老道要見媽媽鴛母
道這無過是遊方募化的與他些少米糧打
發他去就是又不是爺親娘眷也來大驚小
怪怎的湯保道他說是甚畢老爺請來必定
要見媽媽的鴛母見說放下手中皮鞭道且
暫饒小娼片刻口裏囁嚅道我家又不要禳
火災拜水懺畢老爺請這道士來怎的一頭
說一頭走至堂前只見那道士生得童顏鶴

髮儀表非凡。飄飄然有出塵之概。向着鴛母道。貧道稽首了。鴛母見他不像是抄化俗道。不敢待慢。忙回禮道。師父何來。要見老身怎的。那道人道。貧道就在本地城隍山居住。因生平善於勸化世人。憑他好的惡的痴的愚的頑劣的執拗的種種難解難分之事。被貧道幾句說話無不依允。故人人喚貧道做勸善大師。今日偶在湖上遇見畢老爺說媽媽

的令愛許配夏公子。今早納聘四百金。明日成親。恐令愛執迷。故央貧道來奉勸。別無他意。鴛母見說大喜道。既是師父這等法力浩大。又是畢老爺奉請來的。自然不差。但我家這箇小女。生性十分迷執。動不動要死要活。全仗師父法力勸得他回心轉意。自當重謝。那道人道。媽媽但請放心。貧道自有勸法。包管明日歡歡喜喜的順從你老人家。但你這

令愛的性子。乃自幼嬌養所致。非比泛常習染。一言兩語便可解釋。況今又得遇陳秋濤。已成了一箇有名的性子。叫做敲釘轉脚性。真乃牢不可動。須得靜室一間。不許人聲。混擾待貧道緩緩的勸他轉來。鴛母道。師父之言。明見萬里。既要幽靜之處。白雲留卽係小女臥室。極是靜的。老身引導說罷。引了老道人。來至無聲臥房。只見無聲淚痕滿面。鬢髮

鬢鬆。倒卧在床。鴛母走近扶起道。不是做娘的難爲你。也無過是要你好。今請了這位勸善大師在此。肯依他的說話時。享用不盡哩。無聲將那道人看了一看道。任憑有蘇張之辯。也總歸無益。老師倒不必饒舌。老道人冷笑了一聲道。雖無儀秦之口。却有普化之能。媽媽你自請退。貧道有妙法化他。鴛母見說。只得退出房外。自去料理素齋。請道人不提。

且說那老道人將房門閉上復身坐定道汝之立志甚端我已盡知大概但汝與秋遊緣法已斷不能再會此係大數前定而汝終身却將奈何無聲笑道既知我端可知邪言難動矣妾立志不二者禮也緣法已斷者天也妾先其禮由其天而已矣豈復爲終身之謀而違天背禮乎老道人大笑道數言悟道矣但汝可還認得你父親交錦瀾否無聲見說

驚問道交錦瀾乃妾之父師父何以知之老道人道卽我便是何得不知無聲冷笑道師父又來誑語了我父已死怎言是你此不過畢純來遣作說客耳老道人道我恐鴛母見疑故假稱畢純來所使難道十年之隔頓爾忘却汝父音容耶無聲將道人仔細認了一認道既是我父必知家中之事若能一一道出方爲不謬老道人卽歷叙前情并後來協

鎮天台被仇誣告。怒殺莫宅一門。逃入山中的事。細細說了一遍道。今我棲止天台中。卽號天台道人。得遇青霞真人。授以吐納之術。已得煉就長生。蒙王母錄入丹臺。無聲見述始末根由。一些不差。方知果是父親。乃跪泣道。自離膝下。倏忽十年。每憶當年。心如刀割。念兒不幸墮入烟花。受盡無限凌逼。還虧立志自守。未至傷名敗節。今聞爹爹竟得成

仙。是猶不幸中之幸也。天台道人道。此係定數如此。因汝與陳秋遴。向有半載塵緣未了。故遲至今日。方來度汝仙去耳。父女說話之間。鴛母送素齋入來。見無聲面色怡悅。料是有些回心。私喜而出。父女吃過夜膳。已是黃昏。天台道人道。今汝塵緣已斷。不必再爾留連。因向壁上各題詩一首。天台道人於袖中取出兩箇葫蘆。化作一雙白鶴。父女各乘其

一。從窻間飛出，並舉騰空，望天台山而去。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此樓千載空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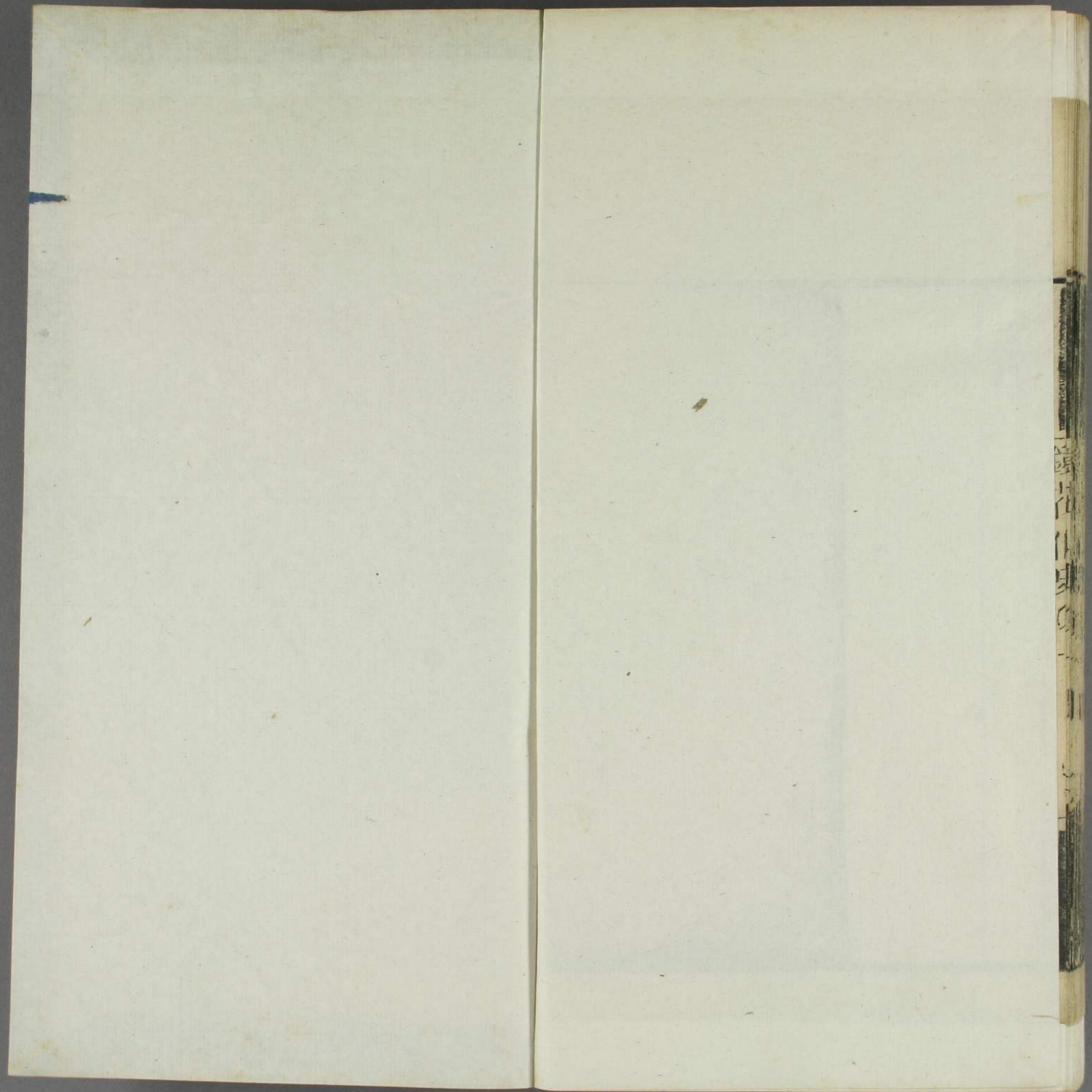
自從無聲這一飛昇，有分叫紅樓寂寞，白木
咨嗟。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自王儒珍酒樓語傷畢純來後，讀者
挑燈擦眼，急欲觀純來之向，察其志，萋斐
厥罔，乃閱如許紙，至入此回，而反先見其

向。陳坤化譖毀其子，真乃筆頭墨倒，極行
文之奇致，而亦以見小人於語言之忤，尚
不甚介於心，惟財利所在，遂刻不遑暇，非
仇亦仇，其發也若有所趨，不能少緩，而且
愈急於前之面斥辱之者，為可嘆也。七百
金僅得四百八橐，而遽為之易寬，以猛且
汲汲焉，提心在口，托言好意，以明非自為
謀，愚詐貪毒若此，鵠者其又可向人類求

之哉。

鐘花仙身



卷之四
目錄

